

## 开化寺露天菜场的烟火气

胡晨

从浙江奔赴山西，我的旅行第一站是太原市。

清晨的阳光裹挟着夏日独有的热烈，早早铺满了整座城市。从入住的宾馆出来，打算寻个地方吃早饭。拐过街角，一股混杂着蔬果清香、饮食香味的气息突然涌来，抬头望去，竟是个热闹非凡的露天菜场。开化寺露天菜场就这般与我不期而遇，像一份藏在街巷里的惊喜，瞬间勾住了我的脚步。

菜场里，摊位密密匝匝地排开，

宛如一片沸腾的海洋。最先冲击我感官的，是那如交响乐般此起彼伏的市井喧闹声。摊贩们充满激情地吆喝着：“玉米1元一根，甜糯得很！”“青菜两元一堆，两元一堆！”“西瓜一块三！不甜不要钱！”这吆喝声或高亢，或悠扬，一声接着一声，似要把自家商品的独特之处传遍每个角落。顾客们指着摊位上的食材问价，装袋称重，扫码付款，扩音器里不时传出清脆的提示音，“微信到账4.5元”“支付宝到账8元”，像一串跳动的数字音符，在人群中穿梭回荡。

沿着菜场的通道缓缓前行，每个摊位都像一个独特的舞台。盆中的鱼虾活蹦乱跳，溅起晶莹的水花；剥好的鱼头码在台面上，带着粉红的鳃丝；鲜嫩的小白菜被规整地扎成小捆，嫩绿得像精心雕琢的翠玉；丝瓜细长的身躯泛着水润的光泽；圆润的番茄红得发亮，表皮光滑得能映出人影。遮阳伞下的新疆大西瓜格外惹眼，个个长得如冬瓜般圆滚滚的，被摊主利落地切成四份，水红的沙瓤大方地展露出来，清甜的香气便随着暑气丝丝缕缕地飘散开，引得路人频频驻足。

这里的菜价，着实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。与浙江的超市相比，简直实惠太多。1斤西红柿卖0.8元，玉米1元一个，一把香菜1元，小白菜3元能买两把，桃子10元3斤，1斤瓜子才5元。这般亲民的价格，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采购，手里的塑料袋装得满满当当，钱包却依旧“淡定”。

沉醉在这份热闹里，我举着相机边走边拍，不知不觉走到几位身着制服的管理人员身旁。其中一位见我对着摊位拍得专注，转头与我搭话。他说，这菜场的摊位大多固定，不少摊主来自河南，好多人在这儿摆了二十来年的摊了。他指着不远处被顾客围住的水果摊：“那卖荔枝的小伙子特别勤快，天不亮就来上货，摊位总收拾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，人还热情。收摊时哪怕打折也要卖完，就为保证新鲜。”

小伙子正低头麻利地整理着筐里的荔枝，他应该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，耳根微微发红，嘴角却忍不住向上翘了起来。见我的镜头对着他，小伙子慌忙咧开嘴笑了笑，那抹憨厚的笑意刚落进取景框，就又低下头去给顾客装袋。

置身于这夏日菜场，我深知它不只是买卖场，更是生活的缩影。南北食材在这里相遇，邻里温情在此间流转。这一方小小的天地，展现人间最真实的烟火气，承载着我们生活的热爱与期盼。一蔬一饭里藏着烟火本真，一言一行中透着人间暖意。这平凡天地里的热辣鲜活，正是生活最珍贵的馈赠，值得我们用心珍藏。



李晨光 摄

## 楼下有家小吃店

周元斌

新居楼下有家小吃店，店名“黑牛骨牛肉面”。店铺不大，也就十几平方米的样子。

小店主要做早餐，主打牛肉面和牛肉粉，也卖些酒水饮料，生意算不上特别火爆，但也不差，有不少回头客。

开店的是对小夫妻。老板姓黄，30岁上下，理个平头，常穿T恤牛仔裤，腰间系着围裙，手脚麻利。旁边为他打下手的是老板娘。老板娘身材娇小，眉眼清秀，说话轻声细语。两人都收拾得清清爽爽，看着就亲切。

老板人很友善，无论老人小孩进店，他都笑眯眯地打招呼。我周日休息，经常去他店里吃早餐，每次去，一进门就能听到他们亲切的招呼声。坐下后，就看见小夫妻在柜台后头忙碌，一个煮面，一个添料，配合得很默契。不一会儿，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面便端到面前。“请慢用。”老板娘微笑着提醒：“旁边有小菜，您自己选！”

这小两口感情瞧着挺好。我每次去，总见他们一边忙活，一边低声说着话。偶尔还看到老板掏出手机给老板娘看视频，两人看着看着就笑了起来。

有一回，我刚到店里买了早餐，就接到学校通知说有急事，匆匆付了钱，竟把钥匙忘在了桌上。中午回家要开门，怎么也找不到钥匙。正急得团团转时，一个陌生电话打进来，一接，竟是小吃店黄老板。他说我的钥匙落在店里，让我赶紧去拿。我连声道谢，问他怎么知道我的电话。他说，费好大周折才从物

业那儿问来的，叫我别急。那一刻，老板的热心和真诚，真让我心头一暖。

老板不仅待人真诚，性格也很乐观。有天我去买早餐，刚跨进店门，就听见他在哼歌，唱的是春晚那首传遍大街小巷的《世界赠予我的》。我打趣道：“你是我见过的最快乐的老板啦！”他一听，眉开眼笑：“世界赠予我快乐，我要放声把歌唱！”老板娘在一旁，也跟着抿嘴笑。

快过年了，许多小吃店都挂着“春节不打烊”的牌子。我问他们开不开门。老板说：“平时忙，没空陪爹妈。今年过年，我们计划关几天门，带上两边的父母出去走走！”我一听，立刻给这对孝顺的年轻人竖起了大拇指。

日子像门前静淌的河水，悄无声息地流走了大半年。有一天早晨，我发现店门关着，走近一看，门上贴着张纸——“门面转让”。我吃了一惊，心里不由得一阵怅然。每次路过那紧闭的店门时，总会想起那对小夫妻，想起那个成天乐呵呵的老板。

一天中午回家，经过小吃店，发现已经换了主人，新老板正在挂招牌，“揪辫子牛肉面”几个烫金大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我看看新招牌，心里默默祝福他们生意兴隆，却也止不住地惦记从前那对小夫妻老板，他们牛肉面的香气，还有快乐的歌声，仿佛还留在舌尖和耳畔。祝愿他们无论身在何处，依旧那样乐观、幸福，像那碗热腾腾的牛肉面，暖着别人，也暖着自己。

已经多年没见葵花了。谁又能在烈日下想起一朵小花？立秋已至，在这拥挤的人世，我为什么还在寻找，那张轻轻向上的笑脸？

“今日见花落，明日见花开。花开能向日，花落委苍苔。”戴叔伦的诗句忽然浮上心头，倒像是一记闷棍，敲在记忆的关节处。我想起小时候见过的葵花，在故乡的野地里，排着稀疏的队伍，黄澄澄的脸盘一律朝南，仿佛在等待什么号令。

葵花这东西，说来也怪。分明是草木之躯，偏要学那逐日的夸父。“四月清和雨乍晴，南山当户转分明。更无柳絮因风起，惟有葵花向日倾。”司马光写的是初夏的葵花，我记忆里的却是秋天的葵花。花盘已经沉重，籽粒饱满得要胀出来，茎秆却还固执地扭着脖子，追索日渐南移的日头。

街上有卖葵花籽的小贩，炒得焦香，盛在牛皮纸折成的三角包里。我买了一包，边走边嗑，葵花籽的香气让我想起更久远的往事——奶奶坐在门槛上，膝头摊着旧围裙，一颗一颗地剥着葵花籽。她的手干枯如树皮，动作却极灵巧，指甲一掐，仁儿就蹦出来了。攒够一小把，便塞进我嘴里。

“葵花籽是太阳的孩子，”她说，“吃了能长个儿。”

转过街角，意外发现一家花店的橱窗摆着几枝向日葵，插在塑料桶中。花盘很小，茎秆细弱，靠着铁丝支撑。标价不菲。我驻足看了一会儿，终究没买。这不是我记忆中的葵花。我记忆中的葵花会自己站起来，用不着绑扎。

“莫言久断东华梦，白首犹栽向日葵。”赵翼老来还种葵花，想必是贪恋那份固执。“谁怜白衣者，亦有向阳心。”高启说得更直白些。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秋，总得有点坚持的东西。我的坚持是什么？在这高楼林立的地方，我还在寻找一朵可能根本不存在的葵花。

黄昏了，阳光斜斜地切过楼群，在水泥地上投下长长的阴影。我捏着空了的葵花籽包，突然明白自己在找什么——那不仅仅是一朵花，而是一种姿势，一种永远朝太阳昂着头的姿势，哪怕太阳已经西沉。

“人生不得长少年，莫惜床头沽酒钱。”岑参倒是看得开。我笑了笑，把报纸包扔进垃圾桶。葵花籽的香气还留在齿间，像一个小巧的、固执的太阳。

向日葵

王彦平



图片来源于网络